

LE NOTAIRE DU HAVRE

勒阿弗尔的公证人

【法】乔治·杜阿美尔 著

张本译 赵俊欣 校



院图书馆

4

勒阿弗尔的公证人

[法]乔治·杜阿美尔 著

张 本 译

赵俊欣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南京

GEORGES DUHAMEL

Le
Notaire du havre

勒阿弗尔的公证人

[法]乔治·杜阿美尔 著

张 本 译 赵俊欣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00,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600册

书号: 10100·500 定价: 0.38 元

责任编辑 周曼斐

前 言

乔治·杜阿美尔(Georges Duhamel, 1884—1966)是法国诗人,小说家,医学博士。

早年,他参加“修道院社”文学团体,主张以现实主义和更明朗的文学形式和当时的象征主义流派相对立。一九三五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两次世界大战对乔治·杜阿美尔触动很大。他写了《烈士传》(L'Histoire des martyrs),《文明》(La Civilisation, 1918年,本书获龚古尔文学奖),《战时的故事》(Les Récits des temps de guerre, 1949年)。他以亲身经历揭露战争之残暴和资本主义所谓物质文明,对战争受害者充满同情。

他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小人物”的心理做了相当深刻的研究。他的多卷集长篇小说《沙拉文的生活和遭遇》(La vie et l'aventure de Salavin, 1920—1932)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软弱的小职员不满自己的处境而又无法解脱的可悲可笑的形象。

他的另一多卷集长篇小说《巴斯杰家族史》(La chronique des Pasquier, 1931—1941年)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种种遭遇。作者在《巴斯杰家族史》中对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生动而确切的回忆,对人物的性格和特征作了逼真而细腻的分析。他以朴实的传统手法绘制出一幅壁画,既不夸张也不含糊地表达了二十世纪上半

期一个极清醒的见证人坚定的现实主义和正统的道德观念。

《巴斯杰家族史》全书十卷，每卷独立成章，各具特色。《勒阿弗尔的公证人》为首卷，书中通过自传性人物劳伦之口，叙述了家中得到一笔遗产的故事。巴斯杰一家本以为有了遗产就可以摆脱贫困的生活，但遗嘱规定的条件如此奇特，以致那笔钱竟成了望梅止渴的东西。全家人围绕这可望不可即的财产做了许多甜蜜而辛酸的梦，最后当遗产到手时已所剩无几。沉痛的教训使他们猛醒：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才能“人定胜天”。

作者的文笔流畅，富有音乐感。故事真实、动人，曾被法国选为教科书的范文。

乔治·杜阿美尔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者。他具有严重的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想，因此，他不可能在小说中提出变革社会的主张。但他真实反映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特点，尤其是金钱支配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一方面，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译 者

第一章

家庭晚餐 来自勒阿弗尔的消息 扁豆初谈 夜话

每当黄昏来临，我家餐室里那盏擦拭雪亮而又满是油腻的大铜灯就点燃了。我们总是团聚在这奇妙的灯光下读书和嬉戏。妈妈来摆餐具时，常嘟哝着把我们的书本挪开。

费迪南细心地写着字，一行行非常工整。他把脸凑近练习本写着。他已急需配副眼镜，这是在后来，大家才发觉的。约瑟夫双肘支在油漆桌布上，装模作样在背书，其实是在看靠在他面前杯子上的一张报纸。塞茜尔钻在桌底下玩，我则中断了那念经似的“八乘八”，“八乘九”的背诵声，一刻不停地把脚伸到桌下去探找这个野丫头，逗她玩。隔墙厨房里传来妈妈摆弄铁锅的声音。

约瑟夫使劲打了好几个呵欠，嚷道：“我饿啦！”妈妈闻声来到门口，用蓝布围裙擦擦手指，说道：“爸爸要晚回来了。孩子们，吃饭吧！我们不等他了。都来洗洗手。”

我们全都跑进厨房去洗手，唯独约瑟夫端坐不动。他耸耸肩膀说：“我的手是干净的。”

我们回到桌边坐下。妈妈端来一只大汤锅。她长得娇小、匀称，稍稍有点肥胖，丰满的脸上皮肤光润，一大绺发结不象

当时流行式样直盘在头顶上，而是象只好看的果子沉甸甸地垂在颈背上，配上那黑色的发带，真端庄大方。

今晚的菜是扁豆汤。约瑟夫说：“老是吃这个！”

那是冬末。我们对菜汤都不大感兴趣，可那令人舒服的暖流，顺着喉咙流下去，片刻就传到膝头，穿着粗毛袜的微僵的双脚也顿时暖和起来。

费迪南不时把头凑近盛满汤水的盘子。他夹出一块洋葱，嘴里叽咕说：“我不爱吃这玩意！”塞茜尔马上把汤匙伸了过来，叫道：“给我，我爱吃。”

吃完汤，妈妈把一盘扁豆端上桌，扁豆上放着一段香肠。老大和老二争了起来，都想得到一节最长的，其实香肠还没切开呢！塞茜尔唱着、哼着。她到现在还是老样子，总是喜欢唱歌。妈妈用刀切开香肠，两个大的吃了起来。妈妈拿起叉子正要吃饭，突然愣住不动了。她张着嘴，在谛听着什么。她说：“你们的父亲回来了。你们听，是他上楼梯的脚步声。”

但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父亲真的回来了。他在门外摸了一会钥匙，接着敏捷地转动门锁，走了进来。

他进了门。挂衣钩在过道里。爸爸没有停留，径直来到餐室，手里拿着一封信。

“对不起，雷蒙。”妈妈低声说，“今天又吃扁豆，等一会我向你说明……”

爸爸没有答腔，他带着深情而又奚落的笑容瞧着我们。他没有脱去身上那件皮领大衣，头上还戴着圆顶礼帽。他那长长的金色胡须近乎红棕色，一双碧眼，显得仪表堂堂，多象克洛维斯，就是我课本上的那个克洛维斯。他很俊美，我们

都很钦佩他。

他仍在微笑着，把信丢到桌上。

“德拉埃夫人去世啦！”他说。

妈妈脸孔刷地变得苍白。

“真的吗？”

“你自己看吧”，爸爸答道，“这是公证人的来信。”

接着他脱去大衣。他的衣服裁剪合身，式样美观，可他认为已经褪色了。我们却是看不出来。

妈妈打开来信，她蓦地用围裙捂住脸，痛哭起来。

爸爸微笑着，轻蔑地皱皱眉头。约瑟夫嚷道：“别哭，妈妈。我们都不喜欢她，又何必哭呢！”

妈妈把餐巾搁在桌上，说：

“孩子们，是她把我养大的呀！”

爸爸理了理他美丽的小胡须，又用手抓抓头发，把它卷起来。他直起身子，大声哼了三四声，在桌边坐下。他举止优雅，真象图画上的上流社会人士。他笑的样子真美。

妈妈揉揉眼睛，说道：

“对不起，雷蒙，今天又吃扁豆。原因你是知道的。真倒霉，这个季节买不到香芹。”

父亲的情绪的确很好。他耸耸肩膀，和颜悦色地说：“随便给我吃什么都行，只要烧得好吃，样子好看就行。”于是妈妈在扁豆上放了几根香芹，那盘菜样子就好看了。

爸爸不慌不忙地喝着汤，对母亲说：

“你不再吃点了吗？”

“不吃了，我的胃不舒服。”

“你可真不必介意。”

我们全都沉思着，期待着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约瑟夫快十四岁了，他的声音有时象成人一样低沉。他开口说：

“既然德拉埃夫人去世了，那么我们可以继承……”

爸爸不快地耸耸肩膀。

“小家伙，别多管闲事。”

“约瑟夫，”母亲接下去说道，“人才死就谈遗产，一个有良心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吃好晚饭，收拾好书本，父母亲就叫我们上床睡觉。

约瑟夫和费迪南同睡在借厨房光线照明的一间斗室里。他们都是大孩子，所以家里让他们点盏灯。他们还可以在睡觉前看一小时书，或者干些其它什么。那天晚上，爸爸却不让点灯。

“孩子们，”他说，“你们马上就去睡觉。”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这么回事。”

我和塞茜尔睡在父母亲的卧室里。房内两张大床互成直角地放着。爸爸一张，妈妈一张。我们两个小的轮流在两张床上睡，为了能跟妈妈睡，我们总要争吵一番，因为妈妈总比较温柔，比较使人感到温暖，也因为爸爸怕我们用脚踢他，总把我们挤到床角里去。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那天正轮到我在爸爸床上睡。我紧贴着墙，屏住呼吸，尽力偷听父母亲的谈话。爸爸和妈妈在餐室里低声谈了许久，后来才进房就寝。爸爸双手枕着后颈，漫不经心地说着话，妈妈睡在另张床上答着腔。

“我们首先得离开这间破屋子。”

“当然罗，雷蒙，但别把这间小房子叫什么破屋子。它有它

的好处，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惋惜它呢。”

“没那回事。我至少需要一套四大间的住房，对！至少四间。要是没有四间，家具往那儿放呢？”

“什么家具，雷蒙。谁说那些家具会归我们所有？”

“那它们归谁呢？你婶母家庭意识很强，不会把家具赠给收容院的，有件事可以肯定，就是根据你叔叔普罗佩斯立下的遗嘱……”

“可是，雷蒙，他们把全部财产都给最后活着的人来支配，德拉埃夫人肯定把她丈夫的遗嘱给修改过了。”

妈妈微哑的声音透过静悄悄的黑夜传到我的耳边。

“啊，雷，你别胡思乱想了！”

“胡思乱想！”父亲恼怒地责问道，“我倒要问问，咱们俩到底是谁在胡思乱想！这反正是确凿无疑的，你的婶母阿尔丰希娜死啦，你不是看见公证人的信了吗？难道公证人的信也是胡思乱想吗？”

“她是死了，雷蒙，但谁告诉你她没有剥夺我的继承权呢？”

说到这里，我听见母亲又哭了起来，父亲用脑袋把枕头顶了几下。

“剥夺继承权……剥夺继承权……那可不会。露茜，那些人还没这个骨气来剥夺你的继承权。”

“啊！雷，眼下这个时刻，别那么无情地谈论他们吧。”

“我爱这么说就怎么说，德拉埃这家人都不喜欢我。我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是吗？”

“他们没法理解你，雷。你勤奋、质朴、勇敢、聪明，样样都好，可你和他们格格不入。你这个人憋不住要说些不好听的

话，生就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你叫他们怎么能和你合得来呢？”

“让他们不高兴去吧！”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也许我开始进入梦乡了。忽然我听见费迪南咳嗽的声音。

“你睡了吗，费迪南？”母亲问道，“孩子们，你们都睡了吗？”

没有人吭声。但我可断定，至少有三双耳朵竖着偷听夜里的谈话。

“露茜，”父亲低声喊道。

“什么事？”

“我不想去翁弗勒，也不想去勒阿弗尔，如果需要去的话，我也不想去，况且，公证人的信上也没提到我，只叫你一人去的。”

“我就一个人去吧，”母亲平静地说，“我会请巴尤小姐来照看孩子们的。”

“好吧，那么关于房子的事……”

“等一阵子再说吧。我把底细一摸清，便去想办法解决。”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突然又响起了母亲那悦耳、轻柔、梦悠悠的声音。

“有人和我谈起过蒙帕纳斯车站附近的房子倒挺令人感兴趣的。如果住在那儿，别的不说，你上班就不远了，而且那里的空气很好，风景也不错。你睡了吗！雷蒙？”

“没有。你别激动，露茜，正如你刚才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一切我们以后再看吧。”

“啊！雷蒙，先计划一下，对谁也没坏处。这可谈不上是激

动。”

又是一阵沉默。夜静更深了，随着又响起惺惺的说话声。你一句我一句，象没完没了的二重唱，翻来复去地出现一连串的数字、熟悉的人名、陌生的人名、劝告和叹息。我终于进入了梦乡。我睡了很久，醒来时二重唱还在继续。我听见说：“有些工作可好呢，要赚多少就赚多少……总之，人到四十、四十二岁，正是黄金的年龄啊！”我再也听不懂了，睡觉是多么舒服！

第 二 章

巴尤小姐 旅行前的准备 复杂的
遗嘱 利马的两位姐姐 死后的报
复 夜曲

第二天整个上午，妈妈忙着购买衣物。我们的邻居巴尤小姐是个又高又胖，孑然一身的老小姐。她辅导孩子们学习教理，偶尔也督促我们学习。我十分喜爱她那双好看的黑眼睛。父亲在房子里或楼梯上遇见她时，常心不在焉地向她说几句轻佻话，巴尤小姐顿时张口结舌，面孔涨得通红，美丽的眼睛几乎变得凶狠起来。

那天，巴尤小姐来到我们家，给塞茜尔洗脸梳头，而我在这方面不要大人操心。母亲在桌上留下了一封铅笔信和一堆摘好的蔬菜，巴尤小姐吸着鼻子看了信，随后就按信上所说点起炉子，把蔬菜倒进锅里。

妈妈回来得很迟，约瑟夫和费迪南又到学校去了，父亲大都不回家用午饭。下午，巴尤小姐教我念书写字，我因体弱，还没上学，就在家学习。塞茜尔在桌下唱着，妈妈则在缝制孝服，她缝得极为神速。有时，她停下手中活计，抬头向前凝视，随即又用顶针迅猛地在桌上一击，就又飞针走线地缝起来。我觉得她动作之敏捷利落使别的裁缝望尘莫及。有时，

她边缝边困惑地说：“七乘八是……”巴尤小姐立即准确地答道：“是五十六。”母亲低声应道：“当然罗，不错……是五十六。”而她又回到她的思绪中去了。她后来补充说了句：“五十六……上帝啊……上帝啊！”

到了傍晚，妈妈把孝服试穿了一下，我觉得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十分庄重。她服侍我们吃了晚饭，说道：

“我要熬到半夜，最迟不会超过一点，明天早上就一切就绪了。”

桌子一收拾好，妈妈就踩起缝纫机。不一会，她轻声唱起歌来。那是一首我们很熟悉的悲歌，但歌词的意思我始终不懂。大意是叙述一个美貌无比的女子，脸上被人划了一道伤痕。

爸爸回到家时，我们刚上床。我看见他在缝纫机旁坐下，大腿翘着二腿，两个拇指插在背心的夹缝里。他说道：

“今天我跑的地方真不少。我首先去找了谢瓦勒卢，他正式向我提出建议，叫我准备应试，他答应给我以支持。这是了不起的事，可以说几乎一切全在于此。”

“雷，”母亲说道，“要想想我们也许没有现钱。拿主意时可得当点心。”

父亲跺脚说：

“我请你注意，露茜，这不是什么主意，而是决心。首先，我不离开克莱士，无论如何，我在那里有一份固定收入，即便德拉埃夫人没有归天，我本来就要去准备应试的。你说没有现钱，就算说得对吧，那还有家具呢！”

“雷，你不会去变卖家具吧！”

“为什么不呢？”

“那是祖传的家具呀！”

父亲不胜厌烦地耸耸肩膀。

“要祖传的家具，去买就是了，拍卖大厦多的是。”

“啊！那又是另一码事了。”

可实际上妈妈已敲退堂鼓了。她叹了口气，说：

“我又糊涂了，总之，我的裙子两三小时后就可做好。”

一阵长久的沉默，我却无法入睡。父亲打开他面前的漆布公文包，取出书和本子，摊在桌上。他用双拳顶住太阳穴，用心地工作。他不时用脚躁躁地，象匹栓在木桩上的马儿一样。

第二天我醒来时，看见妈妈正在穿戴。她在腰间栓了一个装满米糠的小垫子，她称它为腰垫^①。随后，她套上新长裙，即孝服，外面加上一件打褶颈圈的披肩。最后，她把风帽的饰带在下巴下结好，一切就就绪了。我们全都惊奇地看着她，父亲说：

“我送你到车站去。”

“随你的便，雷蒙。但你不必来接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两天，三天，说不定更长些。”

可是第二天晚上，妈妈就回来了。当时，我们正在吃饭，父亲也在家，约瑟夫立即嚷道：

“有什么消息？有什么消息？”

“你什么事都急不可耐，”父亲说，“让你们的母亲宽宽衣吧。”

妈妈微笑着，样子忧虑而疲乏。她取出风帽，脱下披肩，立即换上蓝围裙，以免把新衣服弄脏。约瑟夫不断地催道：

^① 旧时撑裙裙用的小垫。

“快说说有什么消息。”

妈妈为难地摇摇头，说道：

“你要知道，雷蒙，事情并不简单。”

“这早就在我意料之中。”父亲微笑着。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耐住性子说：

“不用着急，我们以后再详谈吧！”

“啊，”母亲说，“要是孩子们肯安静一点的话……”

“那就随你便吧。”

“正如我当初预料的一样，雷蒙，那些家具归我们。”

“好的，好的。”

父亲的眼睛突然炯炯发光。

“我请求你，雷，别刚开头就光火，不然的话，我就会稀里糊涂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真晕头转向了。关于钱的事，你知道，可真不简单。不错，的确有一半是归我的。可别忙，听我说，那并非如你所说是现钱，而是些证券。你等等再说。”

“我什么也没说呀。”

“那是一种特殊的证券，雷蒙，当然我可以领取利息，但却不能变卖。”

“怎么？那是你的东西，你为何不能变卖？”

“听我说，雷蒙，那些证券并不真正属于我，而是属于孩子们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属于那些孩子？”

“就是属于我们的孩子。它们属于孩子名下，而我可以领取利息，公证人说这叫用益权。那些证券价值约为五万法郎……”

约瑟夫惊跳起来，他睁大双眼，嘴里流出口水。

“五万法郎，”母亲接着说，“要是能变卖，大约值这么多钱，但我再说一遍，在我未死之前，绝不能动它。你听懂了吗，雷蒙？”

父亲点点头表示听懂了。他的脸上又泛起笑容，用悦耳的尖声说道：“混蛋，混蛋！”

“什么叫混蛋？”费迪南发声问道。

“你瞧，”妈妈说“我们不该在孩子面前谈。”

父亲只是耸耸肩膀。

“我不是早就说了吗？好吧，说下去，那其余的钱呢？”

“其余的钱吗？让我好好想想，其余的钱分为三份。最少的一份存入婶母科拉丽的名下作养老金，那刚够她在养老院里的生活费。”

父亲不耐烦地挥挥手。

“我不快，”母亲接着说，“我会把一切都混在一起的。剩下的钱大约有四万法郎，也都是证券，由公证人保管，是留给我两位姐姐的。”

“是你在利马的两位姐姐吗？”

“是我在利马的两位姐姐。”

“可她们都已不在人世了呀！”

妈妈用手划了一个十字，低声说：

“你太急躁了！别激动，雷。”

“如果你再说一次我急躁，我马上就去睡觉，本星期内咱们就不要再提这件事。”

“得了吧，雷，让我说下去，正是到了事情最紧要的地方。我那两位苦命的姐姐的确是去世了，至少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人们一直是这么说的。七年前，我叔父普罗佩斯就要求一